



紡囊記

长安书店出版

前 記

故事是秀才范希琼聘定耿湘蓮为妻，两家都很穷，无力完成嫁娶。正在为难的时候，山西富商王朗又嫌使媒婆子从中破坏，想拆散这段姻缘，耿的母亲意甚活动，湘蓮坚持不允，并以死相拚。正在这个时候，被隔壁的解老伯听见了，这老汉一付好心肠，劝转耿母，资助两家成了婚礼。虽然嫁娶困难解决了，但耿湘蓮忧愁日后生活怎样度法。在途中避雨时，自怨自叹，适被另一新嫁娘江凤卿听见，助以金银，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范希琼还借此入京得中进士，出任余姚县令，得意之后，饮水思源，想起了绣囊主人，欲图报谢，因不知赠银人姓名，遂将绣囊香花供奉，以为答报。后来江凤卿夫妇因遭离乱，流落异乡，两家得以相遇，欢喜不已，才报了赠银之恩。

目 回

第一回	悔婚
第二回	助娶
第三回	贈金
第四回	立志
第五回	逃難
第六回	榮歸
第七回	赴任
第八回	圖報
第九回	入衙
第十回	祭囊
第十一回	哭樓
第十二回	團圓

續 囊 記

第一回 悔 婚

范希琼：（上引）淡泊堪明志，詩書不負人。

（坐詩）三更灯火五更雞，正是男儿奮志時。

春光不老報恩寺，惠澤常存漂母祠。

（白）小生范希琼，表字瑤卿，江南人氏。椿萱早逝，兄弟俱无，形单影只，一貧如洗。前年聘定婚姻，只为囊中空虛，尚未迎娶。今想在亲友处借些銀錢，將就成禮，便是这个主意了！

（唱二六）

想堂前二爹娘去世太早，持家政謀生活缺少同胞。
朝朝暮暮暮朝形影相吊，寒无衣飢无食困苦寂寥。
曾聘定耿氏女愿卜諧老，无資斧还不能凤配鸞交。
但愿得此一去將錢借到，擇吉日成婚禮合登同牢。

（下）（崔氏，耿湘蓮同上）

崔 氏：（唱苦音二六）

母女們受尽了艰难煩惱，实可怜奴的夫命归阴曹。

耿湘蓮：（唱原板）

无亲戚和邻居前來关照，家貧勞不由人愁鎖眉梢。

崔 氏：（接唱）

想不下救急法空把淚掉，倒教我母女們五内发焦。

（白）妾身崔氏。

耿湘蓮：裙釵耿湘蓮。

崔 氏：夫君去世，只留一女，虽已許人，尚未出嫁。母女相依，苦无生計，这样如何得了！

錢媒婆：（上）走呀！（唱花音搖板）

我婆娘生得嘴儿长，专爱說媒跑四乡。

山西富翁叫王朗，看上耿家那姑娘。

今日特差我前往，与鮑母素作商量。

这事若还办妥当，十两謝礼婆里装。

（白）来到門首，待我自己进去。夫人在那里？夫人在……………

崔氏：原是錢媽媽到了。

錢媒婆：与夫人姑娘見礼。

崔氏：还礼了，請坐。

耿湘蓮

錢媒婆：有座。

崔氏：女儿倒茶来。

耿湘蓮：是。（下）

崔氏：这是媽媽，来到我家，所为何事？

（蓮捧茶盘上窃听介）

錢媒婆：我与夫人报喜来了。

崔氏：报的甚么喜呢？

錢媒婆：夫人那知？只因山西富商王朗，在咱們省城开的有十多号生意，听说南京北京，还有二十多号，真算得一个大財主，現在年已半百，膝下乏嗣，不知他在那里瞧見你家姑娘，十分欢喜，心想拿出千金，买作姨太太，只要过門之后，三年两載，能养得一个孩子，那时候还怕沒你老人家享的福，連我婆娘都要跟上沾光哩。你說是喜不是喜？

崔氏：我家女儿早已許人，媽媽还不知道嗎？

錢媒婆：哎！我何尝不知道嗎，只是那个范希琼，吃沒有吃的，穿沒有穿的，拿上那样好的姑娘，跟着他要着吃去不成，你想他的名字，先叫个喜穷，已經把穷根扎就了，一輩子都翻不过身，到底跟上他做啥呀！

崔氏：照你那样說，退了范家的亲事，許了王家的才好。

錢媒婆：那个自然。

崔 氏：假若范家不允，如何是好？

錢媒婆：你若允了王家，范家的事不要你管，我对王家去說，多給他些銀子，另聘一个，岂不是兩得其便嗎？

崔 氏：这就是了，先叫他們去办范家的事，停个三天五天，你再來見話。

耿湘蓮：（上）哎呀母亲！这是甚么事，怎能含糊答应？

錢媒婆：夫人請坐，我先告辞。

崔 氏：送媽媽。

錢媒婆：不敢当，不敢当，我便去也。他娘已經应允，十有八九可成，这十两謝礼，大概跑不了了。（下）

耿湘蓮：哎我糊涂的娘呀！（唱二六）

念古来圣贤常垂訓，女儿身价重千金。

从前已受范家聘，怎与王家又結亲。

那婆娘巧言花語心腸狠，想拿金銀买人心。

娘若将此事便应允，儿惟有一死表此心。

崔 氏：哎儿呀！（唱二六）

娘也知悔婚干律禁，只因貧困屢逼人。

耿湘蓮：（唱帶板）

縱然貧困屢逼人，难道說名节不認真。

崔 氏：（接唱）

名节虽然要認真，无衣无食怎生存？

耿湘蓮：（接唱）

无衣无食人怜悯，还有范家那姻亲。

崔 氏：（接唱）

提起姻亲更气忿，范家更比我家貧。

耿湘蓮：（接唱）

目前虽比我家貧，怎知他到老不翻身。

崔 氏：（接唱）

等到范家翻了身，为娘一命早归阴。

耿湘蓮：（接唱）

我将好話都說盡，我娘不听枉費心。

袖身忙把廚房進，討來了廚刀把命拚！（取刀介）

崔氏：觀見女兒辭色不好，待我趕上前去！

（蓮轉身向前介）

耿湘蓮：（接唱）

手拿廚刀尋自盡，（崔上前拦擋介）

崔氏：（接唱）

急忙上前用手分。（奪刀介）

（白）拿來罷！好不吓杀人了！

解星：（上）忽听得邻家人声吵鬧，不知所為何事，待我上前問過。耿大嫂你母女因為何事，這樣吵鬧？

崔氏：哎！老哥哥請听。（唱帶板）

适才媒婆來尋我，

解星：媒婆做甚麼來了？

崔氏：（接唱）

与我女兒把親說。

解星：你家姑娘不是已許了人了吗？

崔氏：（接唱）

叫我把范家親退過，

解星：退親為何？

崔氏：（接唱）

另与王家結絲羅。

解星：那如何得行？

崔氏：（接唱）

只为家貧受冷餓，

解星：哎！你家就是可憐的很。

崔氏：（接唱）

才与女兒共商酌。

解星：商酌的怎麼樣？

崔 氏：（接唱）

誰知她的性情左，

解 星：想是不愿意。

崔 氏：（接唱）

一霎时寻死又覓活。

解 星：呵怪道来。我可莫說耿大嫂耿大嫂，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人生貧富，有何一定，你今想退了范家的亲事，允了王家，那王家未必就常富，范家未必就常穷，我劝你还是拿定主意，勿存妄想。快将姑娘扶在下边，休息去罢。（唱二六）

一切利害說明了，劝你的話儿要記牢。

（白）請了請了！

崔 氏：送老哥哥！

解 星：不消不消，我便去也。（下）

崔 氏：（唱原板）

別人說出自己錯，忍辱含羞怨那个？

扶着女儿房中坐，再来回却那媒婆。

（白）好不羞杀人了，女儿扎挣些。（同下）

第 二 回 助 鑒

范希琮：（上唱苦音二六）

昨日个訪亲友幫助銀兩，实可叹无一人慷慨解囊。
无奈何回家来头垂气丧，到而今方信得世态炎凉。

（坐白）小生昨日出門遍訪亲友，实想借些銀錢，好完婚姻，誰料世态炎凉，竟无一人应允，只落得垂头丧气而归，怪道古来入常說：雪里送炭君子少，錦上添花小人多。照这样看来，那話說的一点也不錯。我今悶坐家中，自觉非常煩惱，不免看一本书，解一解愁悶才好。（取书介）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言兮，朱註云：南国被文王

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強暴之辱也。他說南方之國，都被了女王風化，閨中女子也知以貞潔誠信自守，恐惧嫁期延誤，致受強權橫暴之辱，天呀天呀！這一章詩，分明是我范希琮的對面文章，看在其間，好不令人傷感也！

（唱原板）

我这里低下頭仔細參想，標梅詩倒是我對面文章。
不知她在那里如何盼望？怎奈我囊中空難配鴛鴦。

（白）待我再往下看來。

解 星：（上）哎走呀！（唱搖板）

耿大嫂一席話太得無理，愛銀錢與范家要把婚離。
還多亏他女兒尚明大義，與他娘相爭吵寧死不依。

（白）來到門首，待我扣門。開門來！

范希琮：何人叩門？

解 星：開門便知。

范希琮：（開門介）原是解老伯到了，請到寒舍。

解 星：請！

范希琮：請坐。

解 星：有座。

范希琮：請問老伯，來到寒舍，有何貴干？

解 星：哎范先生請听！（唱原板）

只因你岳母把心變，要與你家斷姻緣。

范希琮：啊！

解 星：（接唱）

真是婦人見識淺，不該听媒婆一面言。

山西王朗是富漢，想與她女配鳳鸞。

范希琮：是她！

解 星：（接唱）

她家姑娘不情愿，吵吵鬧鬧在庭前。

討來廚刀尋短見，

范希琼：这却如何是好？

解 星：（接唱）

她母一旁忙遮拦。

老夫前去問一遍，才知为的这事端。

怕与邻家惹祸患，来把情由对你言。

我劝你及早成亲眷，再免得日后起波瀾。

范希琼：（唱尖板）

听言罢气的我团团战，

（白）这，嗯！（接唱）

好容易聘定这姻緣。

未曾見面先拆散，只恨岳母理不端。

嫌貧愛富見識淺，还怪媒婆进諛言！

仰面我把蒼天怨，

（白）天！哎呀蒼天！（接唱）

你为何生我这样难！

解 星：这是范先生，我劝你还是早些娶过門方好。

范希琼：哎呀老伯，小生何尝不作此想，但是赤手空拳，实难备办！

解 星：你且勿忧，老夫送你十两銀子，将就完娶，一来成全你两家的亲誼，二来免得鬧出乱子連累邻家。

（取銀介）这是銀子，請先生收存。

范希琼：（接銀介）老伯如此厚爱，真令人五体投地了！

（唱二六）

走上前施一礼莫可怠慢，（作揖介）

解 星：（还揖介）不必不必！

范希琼：（接唱）

謝老伯周济我孤苦貧寒。

有一日时运转身荣名显，报大恩我定要結草啣环。

解 星：哎范先生呀！（唱搖板）

那有个济人专望报，从速赶办莫逍遙。

(白)我便告辭。

范希琮：送老伯。

解 星：(唱原板)

我是你們的和事老，从今后諸事都開交。

(白)請了！

范希琮：請了！(解下)(唱原板)

恨岳母作事真可惱，解老伯幫助情義高。

忙与媒人說知曉，擇定吉日詠桃夭。(下)

第三回 贈金

布 景：中設大紅幃二軸，左書壽字，右書喜字，又堂聯一幅，上書傾北海樽，祝南山壽，下書坦東床腹，圖西閣眉。(陳宗周、李氏、丫環家院同上)

陳宗周：堂前預祝南山壽，

李 氏：膝下待描西閣眉。老翁請！

陳宗周：夫人請。(同坐介)下官陳宗周。

李 氏：妾身李氏。

陳宗周：江南人氏，兩榜出身，歷任湖北光化襄陽等縣，浮沉宦海，二十餘年，只為時局不靖，退居林下，倒還逍遙自在。膝下所生一子，名叫陳鈺，現年一十八歲，只因文場不利，得進一名武舉，明日正為我兒完婚，又是下官五旬壽辰，因此大開喜筵，燕樂嘉賓。這是夫人，你看我這生辰，是年年有的，本不該過於鋪張，只是為兒完婚，倒算一場大事，兩事合一，點綴點綴，也還可以。

李 氏：老翁，這是一借兩便之事，就多花費一點，想來也不為過分，丫環！請你少爺來，與老翁祝壽。

丫 環：是。有請少爺。

陳 鈺：(上)來來來了！(唱搖板)

忽听丫環一聲請，急急忙忙到前庭。

两件喜事安排定，預备明日宴亲朋。

（白）爹娘万福。

李 氏：諸事可曾安排妥当？

陈 钰：一切妥当。

李 氏：既然如此，請老谷先敬祖宗罢。

陈宗周：一同行礼。（同跪拜毕）

李 氏：哎老谷！（唱原板），

我这里上前拿礼敬，

陈宗周：老夫老妻的，何必如此客气嗎？（接唱）

急忙还礼莫消停。

（白）夫人請起。

李 氏：老谷請起。

陈宗周：一同請起。請坐。

李 氏：老谷請坐。

陈 钰：（跪拜介）孩儿与父亲祝寿，愿父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陈宗周：起来起来，哈哈！

院 子：（同拜介）院子丫环，与老谷祝寿。

陈宗周：罢了罢了，哈哈。

李 氏：丫环去問，酒宴可曾齐备？

丫 环：是！酒宴可曾齐备？

內 ：齐备多时。

丫 环：禀夫人，齐备多时。

李 氏：請到宴上。

陈宗周：請！（唱搖板）

寿誕婚姻成双喜，

李 氏：（接唱）

好不喜杀我夫妻。

陈 钰：（接唱）

隨爹娘同到二堂里，

陳宗周

李 氏：（全接唱）

陳 鈺

合家团聚慶重釐。

陳宗周：酒宴移奔后堂，夫人請。

李 氏：老翁請。

陳宗周：儿婚吾壽喜重重，

李 氏：進酒華堂興正濃。

陳 鈺：且待鴛鴦同祝嘏，靈椿暢茂盛喬松。（同下）

崔 氏：（上唱二六）

昨日个那媒婆又来播弄，几句话問的他无言答应。

我女儿嫌范郎吉日擇定，却为何这时候不見来迎？

（貼旦押花轎上）

貼 旦：来到門首，却怎么冷冷清清的？待我自己进去。稟夫人，范家迎亲人到。

崔 氏：且緩一时，待我去接新人。（下同連上崔唱）

忽听得娶我儿娘心疼痛，忍不住伤心淚点点滿胸。

（白）我叫叫一声儿呀儿呀，你今出嫁，也沒有甚么妝奩陪送，只是家中丟下为娘一人，伶仃孤苦，衣食俱无，恐不免轉死沟壑，若到那时，只望偕同儿婿，收拾为娘的死屍。好歹送到坟墓，就算我儿报了养育之恩了！（接唱）

我儿如今出嫁去，只丟为娘受孤悽。

假若一日凍餓死，还望儿前来收娘屍。

崔 氏：哎呀我的儿呀！
耿湘蓮

耿湘蓮：（唱苦音二六）

我的娘訴下伤心話，不由叫人淚如麻。

上前跪倒娘膝下，听儿把言語說根芽：

虽然你儿今出嫁，那能从此忘娘家。
劝娘莫把珠泪洒，几把娘时刻记心下。

崔 氏：我儿起来吧！

贴 旦：请新人上轿，恐怕耽误了吉时。

崔 氏：（唱原板）

听得来人催上轿，低头且把别泪抛。
转面再把女儿叫，临走的话儿要记牢。

耿湘莲：哎娘呀！（唱原板）

欲行又止心不定，（前行又转身介）
再把母亲唤几声。
儿不能早晚来侍奉，丢娘一人好伤情。
细思想叫儿好哀痛，

崔 氏：去去去罢！

耿湘莲：（捶胸介）罢罢罢！（接唱）

忍泪含悲去登程。（上轿同贴旦下）

崔 氏：（唱带板）

见女儿上轿无踪影，
（白）哎呀我的儿呀！（接唱）
不由老身放悲声。
伶仃孤苦柴门静，束手待毙泪纵横。
（白）哎儿呀！（下）
（开幕上书慈惠寺，两旁排列仪仗，旁置彩舆双环
侍立江凤卿上）

江凤卿：（唱摇板）

一阵狂风一阵雨，苍天何故阻佳期？
原为避雨来到此，等一等雨过天晴往前移。
（白）裙钗江凤卿，今乃出嫁之日，行至中途，为
雨所阻，无奈来到慈惠寺中，暂避一时。这雨下的
真来討厭，真来可憎！
（耿湘莲坐蓝舆中同贴旦上）

耿湘蓮：（內唱尖板）

出門來只哭的天昏地暗，（上）

貼旦：大雨來了，還不快走！（繞場介）

耿湘蓮：（接唱）

一霎時風和雨煙霧連天。

路泥濘足下滑行走不便，那得個干燥地且把身安。

貼旦：這裡有一座寺院，請新人下轎，暫且避雨罷。

耿湘蓮：住轎。

貼旦：請進。（進門介）

耿湘蓮：這裡是誰家的執事花轎，莫非也是娶妾？

貼旦：請新人坐在那邊，休息休息。

耿湘蓮：呵！是。（坐介）這雨怎麼越下越大了，實在的惱人也。（唱苦音二六）

臨別時我的娘叮嚀千萬，盡都是傷心語令人難堪。

低下頭把家中仔細思念，草堂上實苦煞孤苦高年。

（白）哎呀，受苦的娘呀！

江鳳卿：哎！（唱搖板）

那旁放哭聲誰家內眷，但不知因何故流涕漣漣？

回頭來把秋娥一聲呼喚，你速快上前去細問根源。

（白）這是秋娥，那邊哭的不知是誰家內眷。因為何事哭的這樣傷心，你且上前問過。

丫環：呵是。待我問過。這一女娘，你是誰家內眷，為何哭的這樣傷心？

耿湘蓮：哎！是你不知，奴家今日出嫁，家中只丟我母一人，飢寒交迫，我焉有不哭，你問着是怎的？

丫環：這就是了。寡姑娘，那邊啼哭的也是一個新嫁娘。

江鳳卿：呵！既是這樣，你再去問，就說骨肉離別，本來傷心，但是男女婚姻，人之大倫，何必如此哀痛。

丫環：呵是。這一女娘，我家姑娘說，你今出嫁，骨肉離別，本來傷心，但是男女婚姻，人之大倫，你何必

如此的哀痛？

耿湘蓮：哎請听了！（唱二六）

母家貧窮无生計，夫家更窮无立錫。

烏私眷戀牛衣泣，怎得教人不伤悲？

丫 环：啊！原是这样。再稟姑娘，那个女娘言道，母家貧夫家更貧，烏私之戀，牛衣之客，交迫于中，因而伤悲。

江凤卿：这有何难呀！（唱搖板）

在腰內解下繡荷囊，压喜的金銀尽量裝。

再叫秋娥听我讲，拿去贈与那新娘。

（白）秋娥，你将这繡囊拿去，贈与那个女娘便了。

丫 环：好好好，这是女娘，我家姑娘听你哭的伤心，說的可怜，送你一个荷包，装着几錠銀子，拿回家去与你那可意的人儿好好的过活去罢。

耿湘蓮：（接囊介）你家姑娘到底姓甚名誰？我受了人家的恩惠，也该設法酬报才是。

丫 环：人家是施恩不望报的人，你問他的姓名着，还想服侍长生祿位的牌子嗎？

江凤卿：秋娥过来，一霎时雨过天晴，吩咐他們，就此起身了罢！（上轎介唱）

一霎时雨过天晴了，速快前往莫逍遙。

云消霧散紅日照，还要赶吉时把歪交。

（儀仗彩輿双丫并下）

貼 旦：人家已經走去，我們也该前行了。

耿湘蓮：哎好呀！（唱搖板）

好一个疎財仗义新夫人，慷慨解囊怜我貧。

她的姓名莫問准，到后来怎样报大恩。（同下）

第四回 立志

(解星、解妻同上)

解 星：(唱搖板)

自那日与范生帮助銀兩，成全他婚姻事得配鴛鴦。

解 妻：(接唱)

行步几亲至在庭堂以上，我夫妻同打坐敘敘家常。

(同坐介)

解 星：这是婆儿。前日送了范先生十兩銀子，成全他的婚姻，今乃完娶吉期，他昨日亲自前来請我，去吃喜酒，还是去者好，不去者好？

解 妻：依我想旁汉家請客，还是去者好，莫要負了人家的盛意。

解 星：你說去得么？

解 妻：去得么，这有什么去不得呢？

解 星：去得了我便去也！(唱搖板)

看那人并不是貧賤骨相，到后来时运转定把名揚。

(起介白)就此去了。(接唱)

此一去再看他是何景象，如不然我还要酌量輸將。

(下)

解 妻：哎好呀！(唱原板)

一句話只說的老老前往，济人急救人困于理应当。

自古道治家庭勤儉为上，終日里課耕讀又課蠶桑。

(下)

(貼引湘蓮上坐介)

貼 旦：新人你先坐了，待我再請你那个人去。(下)

耿湘蓮：(左右看介)觀見四壁蕭然，室无常物，怪不得我母常說，他家貧的連我家一样，若不是今天遇見那个疎財仗义的新娘，还要跟上他当教花子婆娘里。

(唱搖板)